

# 解析一枚珍稀環錢

——出土文獻、傳世文獻、古幣文字互證之一例

黃錫全

本文要討論的這枚環錢，前些年面世，我曾見過實物，中國嘉德 2010 年秋季拍賣會高價拍賣。戎叟松先生《珍泉集萃》文中曾予以介紹，據說早年出於河南封丘一帶。<sup>〔1〕</sup>目前收藏界一般將這枚錢文釋讀為“嶠環”或“燕環”。拍賣當年，崔淳先生曾希望我對環錢銘文談點看法，考慮到銘文二字雖釋讀不存在多大問題，但如何正確理解一時難以確定，故未敢輕易發表意見。近年與董瑞先生合作《先秦貨幣匯覽》，<sup>〔2〕</sup>重新董理有關貨幣，思考有關問題，結合出土的新見材料，對這枚環錢有了新的認識。現將有關意見略述如下，聊供學術界、收藏界參考。



此錢為老生坑傳世品，硬綠老銹間有結晶紅斑，圓形圓孔，周有郭綫，錢徑 43 毫米，重 13 克。錢面中孔左側有陽文鑄銘二字，古樸挺拔。根據銹色、風格及保存狀況，收藏界譽之為“創見品，極美品”。

環錢左邊上部一字，筆劃清晰，即下列金文巢字演變：<sup>〔3〕</sup>

〔1〕 見中國收藏網·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 2010 年秋季拍賣會·金泉古韻·燕環環錢。

〔2〕 已成方足布卷，見黃錫全、董瑞著《先秦貨幣匯覽·方足布卷》，北京出版社 2012 年。

〔3〕 容庚：《金文編》第 1082、682 頁，中華書局 1985 年。張亞初：《殷周金文集成引得》第 1015—1016 頁，中華書局 2001 年。



𣪠字過去或釋能，或釋熊，或釋爲胥等，均難信從。<sup>〔1〕</sup>唐蘭先生認爲其字从泉，𣪠聲，𣪠音當如《說文》木部从木𣪠聲之𣪠，讀若薄。“薄薄數數”乃雙聲聯語。<sup>〔2〕</sup>此說影響最大，學者多贊同。如郭沫若先生認爲“其說至確。蓋‘𣪠𣪠數數’猶‘勃勃蓬蓬、礪礪磅磅’也”。<sup>〔3〕</sup>

𣪠字上从𣪠，下从泉，隸定爲𣪠，不誤。从泉，𣪠聲。《說文》𣪠：“似兔，青色而大，象形，頭與兔同，足與鹿同。”因𣪠足“與鹿同”之形或簡省，遂與兔形混同。根據《說文》，此字非从兔。有學者主張从兔。<sup>〔4〕</sup>也有學者或理解爲从𣪠、泉聲。<sup>〔5〕</sup>此重言詞，多用在“𣪠(前)文人嚴才(在)上，廙(翼)才(在)下”之後，大意是祖先施澤後世子孫，多多降下大福。此字究竟相當於後之何詞，還可以進一步研究，也期待出土材料的佐證。<sup>〔6〕</sup>

已見金文中的這個字主要用於下列幾個方面：

1. 祖先降幅：多作“數數𣪠𣪠”(畢狄鐘)、“豐豐𣪠𣪠”(弔旅魚父鐘)，“豐豐𣪠𣪠”(疾鐘)等。
2. 族名：如“𣪠”(𣪠爵，《集成》13·7531，一字)、“子𣪠”(子𣪠觶，《集成》11·6137、6138，12·6895、6896)、“𣪠尸(夷)”(師酉簋、師酉盤、詢簋，《集成》8·4288—4321)；<sup>〔7〕</sup>“𣪠叔”。<sup>〔8〕</sup>
3. 侯名：“𣪠侯”(善鼎，《集成》5·2820)。<sup>〔9〕</sup>

〔1〕李孝定、周法高、張日昇編著：《金文詁林附錄》第489頁2190號，第2121頁3368號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7年。

〔2〕唐蘭：《周王猷鐘考》，原載《故宮博物院年刊》1936年7月，收入《唐蘭先生金文論集》第34頁，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。

〔3〕郭沫若：《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》宗周鐘考釋第53頁，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。

〔4〕曹錦炎：《釋兔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二十輯，中華書局2000年。

〔5〕何琳儀：《逢逢淵淵釋訓》，《安徽大學學報》2006年第4期。

〔6〕不同意見可參考陳英傑《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》第374—378頁，綫裝書局2009年。趙立偉《魏三體石經古文輯證》第259頁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。

〔7〕師酉盤銘文與師酉簋類同，見張長壽《師酉鼎和師酉盤》，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《新世紀的中國考古學——王仲殊先生八十華誕紀念文集》第395—401頁，科學出版社2005年。

〔8〕山西絳縣橫水M2出土銅器中有𣪠叔，見田建文、李永敏《史籍失載的𣪠國》，《中國文化遺產》2006年第2期，轉引自上引陳英傑書第374頁注4。

〔9〕又見吳鎮烽《商周金文資料通鑒》編號02487：“昔先王既令女(汝)𣪠(佐)𣪠(胥)𣪠侯，今余唯肇𣪠(申)先王令，令女(汝)𣪠(佐)𣪠(胥)𣪠侯”。

4. 山名：“巢山”（“山”字有不同意見。旅虎匡：“巢山旅虎”，《集成》9·4540、4541；奢澆匡：“巢山奢澆”，《集成》9·4539）。〔1〕

5. 地名：“在巢帥（次）”（遷方鼎，《集成》5·2709）。〔2〕

後四者之“巢”其實均為地域名稱。

唐蘭先生所解于鐘銘雖可通，但於族名、地名學術界則意見不一。如陳夢家先生以為“巢夷”疑指《周禮》的貉隸，《韓奕》的貊。何景成先生則認為“巢侯應該就是巢地之侯。巢夷可能是指分布在巢地的夷人，而不是《周禮》的貉隸”。並傾向“京”指河南滎陽縣東南之鄭邑京；“秦”在河南范縣，屬魯；“弁狐”讀番吾，河北平山東南或磁縣。〔3〕尚志儒先生認為巢夷“就是商周時期東土著名部族薄姑氏，因其反叛周王朝而淪為夷隸，從而被統治者役使的”，“巢夷即西遷薄姑之後裔”，推測“善鼎銘文的巢侯當即薄姑西遷後，又受周王封建的侯國封君之後裔，其封地應距幽自不遠，當在古幽地的範圍之中”。〔4〕陳漢平先生聯繫甲骨文的巢，以及相關之字詳細分析研究，認為巢屬東夷之國族名，即山東“薄姑氏”之薄〔5〕。王輝先生以為諸夷均在周王畿內，即關中周原寶雞一帶。〔6〕

可見，作為族名、地名的巢究竟在何處，是一處還是幾處，還是一個需要繼續探討的問題。如果將此枚環錢讀為“巢環”，理解為巢地環錢，那麼，首先就要結合銅器銘文等資料解決“巢”字的方位問題。如果巢地一時解決不了，我們的討論也只好到此為止。

經過比較研究，我們認為這枚環錢不宜讀為“巢環”，而應讀為“環巢”，理由如下：

1. 已見環錢銘文相連者多為順讀，即順時針讀。如下列環錢：蘭、離石、往坪、安臧、東周、西周、漆垣一鉞、漆畎一鉞、珠重一兩十三、半畎、半兩、兩甌、長安等。〔7〕

〔1〕巢字或以為下从“臣”，見上引張亞初引得第1058頁。又見吳鎮烽《商周金文資料通鑒》編號05849：巢山奢澆鑄其寶簠，子子孫永寶用。05850：巢山旅虎鑄其寶簠，子子孫永寶用。

〔2〕吳鎮烽：《商周金文資料通鑒》編號02312：乙亥，王隸，才（在）巢隸（次），王鄉（饗）酉（酒），尹光遷，佳（唯）各（格），尚（賞）貝，用乍（作）父丁彝，佳（唯）王正（征）井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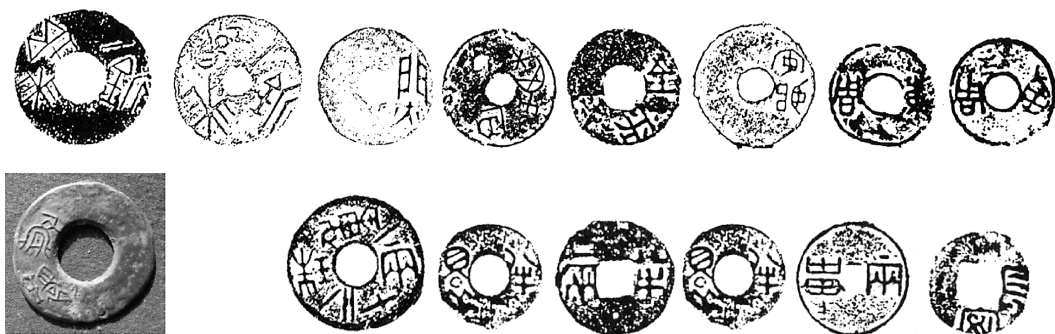
〔3〕陳夢家：《西周銅器斷代》第285頁，中華書局2004年。何景成：《論師西簠銘文中的“弁狐”族》，《中國歷史文物》2010年5期，第66頁。

〔4〕尚志儒：《略論西周金文中的“巢夷”問題》，陝西歷史博物館編《西周史論文集》上第231頁，陝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。

〔5〕陳漢平：《金文編訂補》第506頁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。

〔6〕王輝：《西周畿內地名小記》，《考古與文物》1985年第3期。

〔7〕環錢中有傳形者，只是偶見，不能作為慣例。



三晉兩周環

秦環錢

2. 三晉環錢銘文出現“環”或“𡩊”字,不必一定要理解為“環錢”。如上列“漆𡩊一鉞”,裘錫圭先生認為“形制和文字作風跟‘漆垣’圓錢相同,大概也是漆垣所鑄的”。裘先生提出兩種解釋:一是“漆𡩊”的𡩊與“半𡩊”的𡩊同義,“漆𡩊”即漆垣所鑄圓錢之意。一是“𡩊”是“垣”的假借字,“漆𡩊”即漆垣。<sup>〔1〕</sup>我們認為應從後者。秦“半𡩊”環錢意指秦大型圓孔環錢的一半,開“半兩”之先,很可能指代半兩。<sup>〔2〕</sup>“半”不是作為地名字出現的,與三晉地名環錢不能相提並論。

3. 這枚環錢應當按照三晉環錢的書寫慣例,讀為“環𡩊”,為二字地名。換言之,二字環錢地名“環𡩊”,與上舉金文中單獨的地名、族名的𡩊沒有直接關係。

學術界已經注意到,古文字中所見从𪚩之字,多可用為“澤”或从澤之字。如下舉之例:

1. 魏三體石經《君奭》釋字篆文作“澤”,古文作𪚩。王國維云:“此澤字,假為釋”。<sup>〔3〕</sup>《多士》澤字古文作𪚩。<sup>〔4〕</sup>

2. 《汗簡》澤字古文作𪚩。《古文四聲韻·陌韻》錄《義雲章》澤作𪚩。碧落碑澤作𪚩。

3. 《汗簡》𪚩字古文作𪚩,《集篆古文韻海·鐸韻》錄作𪚩。此字从艸从𪚩,即菝,假為𪚩。

〔1〕 裘錫圭:《戰國貨幣考(十二篇)》,原載《北京大學學報》1978年第2期,收入《裘錫圭學術文集》第三卷第205頁,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。

〔2〕 鄭家相:《中國古代貨幣發展史》第189頁,三聯書店1958年。王毓銓:《中國古代貨幣的起源和發展》第124頁,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。

〔3〕 王國維:《魏石經殘石考》,見《王國維遺書》第九冊,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。

〔4〕 見孫海波:《魏三字石經集錄》補遺,1937年印本。

4. 《汗簡》籀字古文作,《古文四聲韻·藥韻》錄作,即上舉《說文》“讀若薄”之泉字,假爲籀。〔1〕

上列古文下部从水者,當是泉與𣶒共用筆劃所致,我們曾分析爲是借𣶒之足部與泉之形合書,如同戰國文字侗、羣、善等字。〔2〕即便就是从水,水與泉義近。如同《說文》“𣶒”:“泉水也。从泉,𣶒聲。讀若飯。”而大徐(徐鉉)本从水从敏作。小徐(徐鉉)作。段玉裁注:“‘泉水也’者,泉出之水也。《淮南》書云:‘莫鑒於流瀦,而鑒於澄水。’許注云:‘楚人謂水暴溢爲瀦’。瀦即𣶒字。”周名輝曾從其友人饒固庵之說,認爲金文的𣶒乃澤字古文,从泉从水意無二致。〔3〕

因此,這個𣶒字可讀如澤。

𣶒、環本一字分化。楚簡𣶒即環。如望山二號墓楚簡 50:“一耑𣶒(環)”、“一玉句(鉤),一𣶒(環)”。〔4〕值得慶幸的是,地名“𣶒”近期見於楚簡。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(貳)》《繫年》簡 19:“衛人自庚(康)丘遷於淇衛。周惠王十又七年,赤翟王崩,虢起師伐衛,大敗衛師於𣶒,幽侯滅焉。”整理者注:“淇衛,即在淇水流域的朝歌,今河南淇縣。此年‘狄入衛’,見《春秋》閔公二年,事詳《左傳》及《衛世家》。古本《紀年》云:‘衛懿公及赤翟戰於洞(洞)澤’,表明狄爲赤狄,與簡文合。衛師敗績之地,《左傳》云‘熒澤’,《紀年》云‘洞(洞)澤’,‘熒’‘洞’皆匣母耕部。簡文作‘𣶒’,屬群母耕部,也是通假字。”〔5〕

今按,整理者所注極是。“洞”顯係“洞”字之誤。熒、營、榮、瑩、縈、瑩、梵等均从“𣶒”或“營”省聲,相互可以通假,而且與𣶒音近假借。如典籍𣶒、環或作瑩,環、還或作營,環或作榮等。〔6〕因此,環或𣶒讀作熒應無疑問。根據出土材料與傳世文獻相互佐證,知《左傳》、《紀年》所記狄人伐衛的熒澤、洞澤,就是竹簡的𣶒,也就是本文討論的環錢“環𣶒”(環澤)。

𣶒稱“環澤”及“熒澤”、“洞澤”,屬同地異名,如同“觀”與“觀澤”,“濁澤”或作“涿

〔1〕上引傳抄古文,可參見黃錫全《〈汗簡〉注釋》第 391、81、228 頁,武漢大學出版社 1990 年。徐在國《傳抄古文字編》第 1103、58、462 頁,綏裝書局 2006 年。

〔2〕黃錫全:《〈汗簡〉注釋》第 391 頁。何琳儀:《戰國文字通論》第 190 頁,中華書局 1989 年。

〔3〕周名輝:《古籀考》卷上第 16 頁,見《金文詁林附錄》第 2126 頁引錄。亦可參見上引陳漢平《金文編訂補》第 504 頁。

〔4〕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:《江陵望山沙塚楚墓》第 278 頁、圖版九五,文物出版社 1996 年。

〔5〕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、李學勤主編: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(貳)》第 145 頁,中西書局 2011 年。

〔6〕高亨纂注:《古字通假會典》第 48、47 頁,齊魯書社 1989 年。

澤”。《左傳·昭公元年》：“夏有觀、扈。”杜注：“觀國，今頓丘衛縣。”楊伯峻注：“據《漢志》，觀國在山東觀城廢縣治西，今范縣境內。”〔1〕《史記·魏世家》：惠王“三年（前368年），齊敗我觀”（年表“敗”作“伐”）。《集解》引徐廣曰：“《齊世家》云‘獻觀以和’齊。年表曰‘伐魏，取觀’。今之衛縣也。”《正義》：“觀音館。魏州觀城縣，古之觀國。”〔2〕《趙世家》趙武靈王九年（前317年）“齊敗我觀澤”。《正義》引《括地志》云：“觀澤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也。”（是此時“觀澤”一度屬趙）。《田齊世家》齊湣王七年（前295年）“與宋攻衛，敗之觀澤”。可見，觀即觀澤。〔3〕

魏之“濁澤”或作“涿澤”。《史記·魏世家》：惠王元年（前370年）“伐魏，戰於濁澤。”《集解》引徐廣曰：“長社有濁澤。”《史記·趙世家》成侯六年（前369年）：“伐魏，敗涿澤，圍魏惠王。”《正義》：“涿音濁。徐廣云‘長社有濁澤’，非也。《括地志》云：‘濁水源出蒲州解縣東北平地。’爾時魏都安邑，韓、趙伐魏，豈河南至長社也？解縣濁水近于魏都，當是也。”是濁澤一名涿澤，在今解縣西二十五里。〔4〕

“熒澤”或作榮澤，其地有二。一在今河南滑縣西北、浚縣西南，即上舉《左傳·閔公二年》：“及狄人戰於熒澤，衛師敗績，遂滅衛。”這個熒澤在黃河以北。楊伯峻注：“此熒澤當在黃河之北，沈欽韓《地名補注》謂‘歷考諸書，從無言熒在河北者，蓋懿公帥師迎狄師，望風而遁，至河南，狄人追及熒澤，乃盡覆之矣。’然覈之《傳》文，沈說不可信。胡渭《禹貢錙指八》謂‘衛、狄戰地，或河北自有一熒澤，如魏獻子之所田，別是一大陸（《定》元年），非《禹貢》之大陸，亦未可知’。胡說較是。”〔5〕譚其驤主編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第一冊“鄭宋衛”地圖就將此“熒澤（澗澤）”置於滑縣西北當時黃河西北面的雍榆。〔6〕

另一熒澤在今河南鄭州市西北古榮鎮北，一名榮波。《書·禹貢》：“榮波既滌。”即此。西漢平帝後漸淤為平地。戰國時和黃河中游及濟水相通。《左傳·宣公十二年》：“楚潘黨逐之，及榮澤。”楊伯峻注以為此熒澤即榮澤，“其地當在河南省榮澤廢縣

〔1〕楊伯峻：《春秋左傳注》第1206頁，中華書局1981年。

〔2〕見《史記》第1844頁，《年表》見第718頁，中華書局1973年本。

〔3〕《史記·魏世家》：哀王二年（前317年），“齊敗我觀津”。《六國年表》作“齊敗我觀澤”。此觀津可能即為觀澤，津為澤誤，與河北武邑東之觀津可能不是一地。可參考錢穆《史記地名考》第248、249頁，商務印書館2001年。

〔4〕可參考錢穆：《史記地名考》第649、650頁。

〔5〕楊伯峻：《春秋左傳注》第265頁。

〔6〕譚其驤主編：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，地圖出版社1982年。雍榆為春秋晉地。《春秋》襄公二十三年：“八月，叔孫豹帥師救晉，次於雍榆。”杜注：“雍榆，晉地。”《水經注》“淇水又東北流逕雍榆城南”。頗疑雍榆可能就是熒澤、環澤。雍，影母東部；熒，匣母耕部；環，匣母元部。榆，喻母侯部；澤，定母鐸部。

之南，今滎陽縣之東。參胡渭《禹貢錐指》”。〔1〕

上述衛地滎澤根據歷史記述及地理方位均不大可能在鄭州附近。因此，楚簡之“𦛮”及環錢“環𦛮”（滎澤）就應該在今之滑縣西北，屬衛。

衛初建都朝歌（今河南淇縣），公元前 660 年遷至楚丘（河南滑縣），後又遷都帝丘（河南濮陽），公元前 254 年為魏所滅，成為魏之附庸。〔2〕狄伐衛在魯閔公二年十二月，即公元前 660 年年底，很可能是狄人趁衛遷都立足未穩之機而進攻。衛國國小勢弱，經常遭受周邊國家侵略，最後只能待在濮陽。所以衛屬城邑的歸屬有時也難界定。

環錢年代一般定為戰國，〔3〕此時衛國尚未為魏所滅。根據目前發現，環錢直徑越大，分量越重者時代越早。目前最重者當數“共”字環錢，直徑 4.3—4.65 釐米，重 14.8—18.5 克。其次是漆垣一釐，直徑 3.6—3.8 釐米，重 10.5—13.1 克；漆𦛮一釐，直徑 3.5 釐米，重 11.45 克。“環𦛮”環錢直徑 4.3 釐米，重 13 克，綜合比較僅次於“共”字環錢，估計時代與共字環錢相當。共地在河南輝縣。〔4〕戰國中期前後“共”地和“環𦛮（滎澤）”當屬衛。因此，環錢始於衛地的可能性較大。

若本文所解不誤，這枚環錢則為出土文獻、傳世文獻與古幣文字相互佐證增添了一條新的例證。其解讀的困惑，也因清華簡《繫年》面世所搭建的由𦛮→環𦛮（澤）→滎澤（澗澤）的橋梁而得到合理的解釋，快何如之！

2012 年 3 月初稿

2013 年 8 月修訂

（黃錫全 中國錢幣博物館研究員）

〔1〕楊伯峻：《春秋左傳注》第 736 頁。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編《中國歷史地名辭典》第 611 頁以為是浚縣西南衛地之滎澤，江西教育出版社 1989 年。

〔2〕可參見楊寬《戰國史》第 361、362 頁注 1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。

〔3〕可參考黃錫全《先秦貨幣通論》第 309—312 頁，紫禁城出版社 2001 年。

〔4〕可參考錢穆《史記地名考》第 335 頁。